

合二冊之内

清國公使應答

公使者黎欽齋庶昌第二回公使也

栗香齋筆話 二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文書27
C 17
2



自十六年八月四日及十八年二月三十日

八月四日與清國公使黎庶昌書

暑氣日熾尊體想健適欣幸。至僕將遊伊香保期
方在近款于閣下泛舟墨水以一叙別倘被惠許則七日下午
後一時讀曆七月於新橋山肴座可賦舟以待也昨日
到橫濱約陳君曰公使能到可趨陪請閣下携梁
譯官末誠大率也舟中無他客可容寂寞思、不宜
即頌

黎庶昌閣下台祺 八月四日高島誠一郎再拜

黎公使廷簡

手教誦悉感甚賤軀於前昨雨日大發寒熱今日則

已愈矣皆以近少雨之故墨水之游亦宜敬當偕梁君
於初五日踐約此後即頌

宮島乘香閣下台祺七月廿 黎庶昌書

八月五日贈一書橫濱清國領事陳元頤報舟

游之事為約

曾下後命木挽町山崎屋為職屋形船在舟子四人奏
絃歌者四人并酒者茶菓

同日命向島八百松為三汁七菜以上之晚餐

八月七日到山崎屋迎黎公使下後一時同陳領事梁譯
人到樓上一叙直到舟中時屬逆潮午天無風尖暑

可厭

黎曰此江似通州名何

誠曰此處名三十間堀一轉乃曰八所堀

又曰午潮未來舟行遲緩去熱亦多若舟出墨江則
自有清風請少勉

午後三時漸到向島捨舟登八百松樓

誠曰閣下今日當未愈舟中殊覺苦熱登此江樓想
好否

黎曰此樓甚佳可以賦詩

陳曰此樓極佳可稱消暑第一處非先生招邀不

獲到此清涼世界至足感也

黎公使有詩

北樓軒敞對江天
徙倚高秋意爽然
畫舫開時浮去鷁
綠陰深處寂鳴蟬
當杯只可談風月
合坐惟應雜管絃
早晚伊香君記取
新詩先為故人傳

宮島粟香招飲兼作墨江之游即席贈送暫如

伊香保

庶昌

八百松樓和黎君燕齋高韻

使君氣宇傲秋天
今日同舟豈偶然
人事真如

逆潮櫓世論
總比噪風蟬
座中誰可弄翰墨
江上未妨聞管絃
一醉樽前須盡興
新詩好向海

東傳

誠一

易
豁曰一氣呵成無和韻
痕跡詩境到此良非

陳養原和韻

夕照衡山月上天
清譚移暑儘陶然
人如魏晉潮同鄉
詩自齊梁噪著蟬
班管已投穿有筆
陶琴偶弄總無絃
知君夙抱匡時略
莫恃儒林文苑傳

疊韻奉酬

宮島宗詹先生

允頤未是草

黎公使再作

墨江如畫水如煙
瑟瑟秋聲運管絃
一舸鳴夷歸去速
晚涼風月正無邊

即席再贈粟子

庶昌

陳頤事作

乘興醉浮一葉舟
停橈散步墨江頭
炎風不入
清涼界消暑宜登鷗夢樓
衣頃面皺論觀河
趙李舟常載酒過
春月冷

風無不可南皮韻事定如何

栗香先生買舟邀作墨江遊漫賦二截即席

吟改

允頤初州

泛綠依紅愧累之衡
盃許飲為家池中身
謝侍須絲竹故事
山公着履離牙慧
贊成宜北面
心期欣賞過南皮
平津開館風流在
嘉會茶逢又一時

墨江即席賦呈

節憲諸公

允頤謹草

八月九日陳允頤有書

日昨賜叙足感盛情謝、昨成和韵一詩、但
未及推敲茲已畧改數語呈、即改先此布
臆餘俟閣下言旋容再奉訪面白此頌

栗香先生安 弟陳允頤上 中七月七日

癸未新秋

官島栗香先生邀飲八百松島希賦律一

律

夕照沈山月上天深杯淺酌一陶然士從魏
晉多放鄭詩到齊梁噪著蟬 澄景漾

成子尺練秋聲進入四條絃不知何似南樓
宴其事其人要可傳

陳允頤書是草

八月十日伊香保嘯雲樓偈和陳養源黑出江舟
游韻却寄

昨游黑出水泛扁舟今到香山最上頭却望江
城雲路杳天風搔首嘯雲樓
憑軒手可掬銀河 百尺樓頭載酒過四顧
長吟天地窄山靈嗔妬奈若何

十九日晴雲樓再和清公使黎燕齋墨水詩
却寄

樓高直欲上青天
浩氣憑欄風颯然
山到初秋猶有雪
時鐘盛夏少聞蟬
千峰嵐氣侵窓几
半壁松聲入管絃
自覺此游消俗慮
未妨題壁小詩傳
磬曰佳句自然流出
不做雕飾

十六年

明治十六年九月十六日清公使黎庶昌訪内
語譯官梁殿勳通譯左如之

誠一曰、今茲密問ハキ事アリ、一ハ即チ貴國一萬五千ノ
兵ヲ南ニ繰リ込ム、一ハ即チ曾紀澤公使再々巴黎赴
キ、本月八日談判ノ三條、法廷聽納云々、素ヨリ新紙言所
真偽ハ詳ニ能ク想フ、閣下確信ヲ得ヘシ、願ク平日ノ
友誼腹藏ヲ予テ告ケラハ、何ノ賜カ之、過キ。

黎公使曰、予今閣下ニ告グ、實情ヲ以テ、願ク閣下之ヲ
漏泄セ勿シ、今回吾南東京地方、清兵一萬五千ノ兵隊ヲ
繰リ込ム、清國是迄法國共ニ吾南ヲ保護シ、且東京ハ

雲南紅河ノ流末ニテ、最モ清國ノ關係重大ニ處ス。而モ
其邊境ニ兵ヲ出シ、佛兵、動靜ヲ注目ス。然レモ、黑旗隊開仗
以來、未タ一回、敗軍ヲ為ス。清廷陰ニ此力ニ依テ、東京人
民ヲ保護スル、略ス。然レモ、法軍、河内海防邊ノ戰、思フ
外、黑旗ノ備、尙ラカク、知リ、別、軍略ヲ拮据、隊ヲ以テ、首都、順
化府ヲ砲撃シ、之ヲ降シ、法軍尙シ此勢、乘シ、西南兵ヲ併ラ、驅
使シ、西南兵、黑旗強シ、雖レ到底、其不敗ヲ保シ、難シ、因テ
共同保護ノ義務ニ托シ、法廷ニ照會ス。清兵一萬、萃
ラ、彼地ニ集リ、入レテ、清兵北軍、此陣シ、黑旗、其邊、
在在シ、法兵、紅河ヲ隔テ、河内、在在シ、清兵、此後、

開戦、ホク、判断、能ハス。

法軍電報本國ニ照會シ、四十ノ兵ヲ輸送スヘキヲ促ス。但シ、四
十計ノ兵ヲ送ル、何、益ヤ。清國海軍、未熟ナリ、未タ、遠洋
航海ヲ試ミス。海上ノ戰、ホク、法人、敵スヘカラス。但シ、陸軍、伎
倆、海軍、上、出ツ、素ヨリ、必勝ノ期スヘカラス。雖レ、備、法
軍、敵、足ルヘシ。

初、法、國、西南、着キ、清、國、約シ、共同、保護、ヲ、行フ。然レ、
今、距、十、餘、年、前、法、國、一、商人、紅、河、遡リ、雲、南、ノ、元
江、中、ニ、處テ、商、買、ヲ、試ミ、銅、炭、等、ヲ、交、易シ、來リ、シ。法
國、遂ニ、雲、南、ノ、膏、油、產、地、ニ、事、成リ、迫テ、七、十、四、年、條

約の結、至り、清廷之ヲ認可セシ、蓋し紅河一道、雲南、
咽喉、當り其禍、免メテ豫防スベキ、在り、近年法國共和
革命後、黨議日々進ヒ、内形紛糾、頗ル困難極ム、往
々閣議、禍機、東洋海外、轉致シテ、内情ヲ弛ルシ以
テ上策、之ニ點リ、遂ニ安南、向テ七十四年ノ條約、履行ヲ試
見、及フ、然レ中途、ガシバ、セテ没シ、黨議一層、汪盛、故、
必シ海外、政略、踰躍シ、此時、法國、駐清、公使、ブレイ、天津
來リ、李中堂、開局、公平、其議、了セシ、大抵、已、熟議
到リ、法廷、照會セシ、廷中、安南、熱心、大員、ブレイ、ノ
天津、談局、打潰シテ、ブレイ、公使、呼ビ、度、遂ニ、トリ、イ、ト

交換之事、相成リ、

向者、法廷、ノ日本、駐在、ノトリ、ク、ハ、清國、特派、シ、マ、日本、駐在、
各國、公使、ハ、今回、法國、ノ舉動、口、殺シ、其、不理、言ハレ、皆
心、之、可ト、皆、評シ、曰、此、慄、悍、人、ヲ、以テ、穩、當、ノ、ブレイ、公使
ト、換、ス、何、事、ノ、ト、人、皆、驚、異、シ、蓋、法國、ノ、趣、者、ハ、安南、ヲ、併
吞、ス、在リ、今、若シ、法、人、^僑、安南、ヲ、取、ル、機、會、ヲ、得、セ、シ、先
ニ、東、洋、中、ニ、於テ、第一、ノ、不利、ヲ、受、ル、モ、ハ、英國、ナリ、如何、シ、モ、安
南、ハ、東、海、ノ、海、門、ニ、シテ、之、ヲ、香港、ニ、比、シ、ト、甚、密、衝、最、大、也、ナリ、
今回、法國、ノ、安南、ニ、着手、セ、ト、^初、英國、甚、シ、其、事、ヲ、悦、ハ、ス、
法、廷、ハ、會、調、停、ヲ、試、ス、意、アリ、然、レ、法國、平、日、英國、ヲ、悦、ハ、ス、

今日法軍、順化府を伐す。王は盟を為さず、素より強迫し、條約を結ぶ。清國已七十四年、條約を認む。今日、如き條約を許す。理ヲランヤ。

之ヲ拒絶ス。今ヤ法國順化府を伐テ、清廷ノ關係收格マ

ヘカサルノ勢ニ至。英國、調停ヲ乞フ、意ヲ

今ヤ李中堂、法公使ノ談判整ハ、清法事、唯曾公使

ノ法廷談判ノ一局ニ至。英人若シ調停ヲ試シ、此間ニ立

入ル一路ヲ待ス。然レ能ク調停シ得ルヤ否ハ之ヲ豫知スヘカラス。

駐清英使、バグスノ北京ニ入ル。其調停等ノ事ヲ放テ、格別ノ功

能ク見ル可カラス。今閣下、新聞紙ニ記載スルニ、三ヶ條カ

今日曾公使、清廷若シ巴黎、派出シテ議スル。雖モ此ノ條約ハ

法國此ノク承諾セサルベシ。如何ニシテ、李中堂、天津談判

ハ即チ彼ノ趣意ヲ以テ就息。曾公使、返テモ中堂ノ談判

一旦調整ノ際、變更スルハ可惜ノ至ナリ。

最初清廷、安南處分ヲ就テ種々ノ内議アリ。今之ヲ保護スルハ

無益ナリ。寧ロ之ヲ放擲シ、南交ハ之ヲ法人ニ与ヘ、東京地方

ハ我有リ為シ可キ。議論モ之アリ。去リテ、故ナクモ、安南國王

ヲ滅スハ忍ヒカントノ事ナリ。遂ニ佛廷ノ談判ヲ開キタリ。全體廣

西ヤ安南ノ境ハ天險、大山アリテ、自然ニ越テ、東南ヲ經界シ、人ヲ

待バシテ邊防感。唯、紅河、安南、通テ一途ノ、然レ安南ヲ

放棄スル日、紅河、水道ノ鎖ヲ素ヨリ妨ガシ、運輸ノ物產ハ百

色ヲ廣西ヲ經テ、廣東ニ輸送ス。百色ハ雲廣ニ州第一

ノ要衝ニシテ、清國ノ兵隊ハ皆是ヲ安南ニ往來ス。故ニ第一

此說恐ラハ、是ナリ

紅河の絶望は支なり且法人雲南の茶絲銅炭の樹
木雖之ヲ輸出せしむ然令法人紅河の利益今
日法人の西南の事其目的の西南非云南に在り今此
紅河の鎖物產廣東轉送其法人の失望實意
外之に清國の東意放然然令之ヲ放擲直接大利害
に雖唯一且之ヲ放棄將來歐洲人東洋の貧饒
の怨心進ん淺小難故清國は四の件西南ヲ放棄
法人は存東洋の大勢一大退歩を生目下歐洲の東洋
に垂涎英已屬國多し地の利益望なき似り片
專ら一攫取ヲ試み俄國朝鮮に於是は次獨國

り但獨國現存の財政困難を要易く着き為され將
來事東洋の起る疑の所非故今東洋の事は叢
為さ雀の驅り勢を今四の西南事件を最初に飽
和略の事トテ談判せし其目的の達を能はス眼前景
況に及ヒレナリ
將來東洋の察を想つ各小邦皆共和國として共和
の共同國の建つ意に獨立を能はス謂たり貴國は三
千五萬の人口其衆法國に比強大謂之而今
而後東洋の獨立を貴國に我國に限り其他の言
を思ヒサルナリ

誠曰、今貴政府、李中堂、左總督、ノ議合、且南一
件、就之リ論、主戰非戰、兩端相別、右ハ我政府
比較、考ルニ、大臣ノ議、而必ス一破裂、有ルハ、然レ
貴政府之友、傍リ諱規、難キモ、想フ、其原由、
ハ、請フ私聞、得、

整然、閣下ノ良友、リ、必、口外、勿、今、第一ノ原由、諸
ニ、今、我朝、延、李鴻章、外、又、同姓、軍機大臣、アリ、其
人、李鴻章、深、又、李鴻章、外、一人、軍機大臣、アリ、
翁同龢、アリ、李鴻章、人、為、固守舊習、尤、同心、
翁同龢、而、此、更、臣、治民上、一毫、私心、
廢事、公

平頗、人望、文武官高下、論、皆此人、頼、唯一、
大、西洋新奇、嫌忌、此、人、廷中、大權、握、
左、李、公、難、我志、達、能、李鴻章、以為、
今、主上、知、親、政事、裁、没、能、今、時、誠、一
國、存、係、重大、事件、容易、辨、理、可、時、派、
今、面、清、法、戰、事、如、一、仗、開、
吾、戰、百、勝、確、證、
可、若、且、開、仗、後、敗、局、見、及、三、軍、機、
大臣、後、世、社、稷、誤、名、免、
何、以、宗、廟、對、
辭、
今、時、此、大、局、維、持、七、八、年、
主、
上、獨、斷、親、裁、日、侍、事、
志、皆、其、局、
結、
如、

夫レハ、戰事、無論新法、雖ハ、漸ク、我リ着キ、モ、覺
悟、極ル、先年、東辱、李鴻章、天津、北京、ノ、間、鐵
道、架設、ヲ、請願、セ、レ、猶、カ、之、ヲ、許可、ス、現、上海、天津、ノ、電
線、如キ、目前、其、便利、ヲ、見、ル、曾、シ、之、ヲ、拒、シ、鐵道、ノ、如キ、ハ
僅、天津、ノ、大沽、ノ、間、ニ、試驗、ス、ル、許可、セ、ル、也、李中堂、亦、タ
之、ヲ、如何、能、ク、見、目、下、清國、ノ、一、大、病、患、ナ、リ
誠、一、曰、今、閣下、ノ、言、ヲ、聞、ク、始、テ、貴、朝廷、ノ、艱、難、ヲ、詳、悉、ス、
李中堂、ノ、苦心、實、痛、察、シ、不、堪、ナ、リ、
黎、一、曰、閣下、從、前、說、李中堂、其、心、甚、苦、誠、為、知、言、
誠、一、曰、中堂、近、況、如何、

黎、一、曰、越、法、ノ、件、ニ、於、テ、中堂、建、言、アリ、政府、之、ヲ、聽、納、セ、シ、中
堂、奏、言、辭、職、改、耐、又、上、諭、ヲ、以、テ、之、ヲ、去、辭、職、シ、允、サ、ス、實
ニ、進、退、維、谷、閣下、苦心、ノ、一字、誠、ニ、知、言、ナ、リ、今、吾、應、對、
言、ハ、我、邦、機、密、ノ、係、心、閣下、ノ、良、友、ナ、リ、仍、テ、我、心、中、ヲ、吐
露、ス、李、一、曰、予、ハ、心、事、ヲ、察、セ、タ、ム、
誠、一、曰、東、洋、ノ、事、今、時、責、國、ヲ、我、於、大、局、唯、有、忍
ノ、一、字、耳、

宮島誠一郎手記

明治十七年一月吾訪黎公使談

誠曰敝曆新改早受慶賀來刺謝

黎曰恭賀新年福喜凡百咸宜

誠曰舊年惠刻刻佳書數種久所渴望實希世之珍
本欲知故紙一經閱方家巨眼乃傳不朽

黎曰拙刻數種尚非極精極精者其為穀梁傳乎現尚未
印齋如閣下見之必更稱絕

誠曰傳穀梁傳木村嘉平所刻而嘉平思設不惜慨
惜後下者當此本

黎曰木村嘉平之設僕深惜之他書嘉平未刻名惟此

種有嘉平名在內亦足以傳不朽矣

誠曰公平板論諸想我應神朝自西濟携來者非乎
黎曰此書傳抄甚古與今本異同頗多的是唐以前物
無疑

誠曰玉篇數部最可珍重者有公一跋始得詳其顛末
曾亡于西者厚存于東詢是同文之德

黎曰此事極快人意現玉篇系部前年又搜得為絨
幣局刊刻

誠曰局長得能亦沒天何惡能乎閣下識得能乎

黎曰得能亦因玉篇而識此居於廿六日甫以玉篇系部見

惠次日即聞其亡奇甚亦惜之甚

誠曰向者楊惺者欲請予抄出上杉三吏一二葉閣下
倘贈一信彼家必應其望

黎曰此書能否做出頭尾一二本閣下諒知其詳可假
稍遲當作函奉託閣下向上杉求之何如

誠曰亦可

又曰新年來無甚佳事

黎曰新年無甚奇聞惟中法事前據北洋及各處
電報俱言山西失陷而前日貴國新聞所載只言失
去二壘其城似又尚在究未知何者為確今日得余理

事。臨廣東來信言。敵歷十月十四一戰。法軍幾至全覆。言人人殊。未知以何為準。

誠曰。山西事。僕亦同想。但東京形勢。以北寧為第一要處。此城不亡。則安南事。可喜。不知北寧兵食充足。果能挫法軍否。

黎曰。北寧實有敵國兵萬五千人。帶兵統領。駐紮已久。身經夢想。必周備。法兵即攻。僕想未必即能得手。

又曰。法人率陸兵攻北寧。如不能拔。則轉行海軍。來攻廣東。天津必矣。

誠曰。既竭陸軍之力。而又耗海軍。於是乎亞洲之形

勢成矣。

黎曰。中法自今。格抗。又復。久一年。中法假令不勝。又當必有所得。

一月二十六日張道可岷來訪

張曰前日辱承枉顧相談甚樂惟禮教疏畧殊多商
執身

誠曰今日天晴風靜園林殊有春氣况值高士枉顧益
覺暢懷請緩坐徐談

予前到湖心亭有小詩錄呈

適到湖心亭倚欄舉酒卮夜來春水暖
鴈鷺意先知

張曰惟雅在杜陶之間固由功之邃亦因品之粹也
誠曰轉結二語能諧乎

張曰甚合五絕音響先生何疑乎

誠曰有篆刻師某姓者頃獲此集本來示頗說刀法
余素聞印學未能知巧拙請示

張曰陽文頗佳陰文未極其妙也陽文又謂之紅文陰文
又謂之白文

誠曰如之何則造其妙

張曰陰文必多觀漢印乃佳

誠曰貴邦金石學自何世盛行

張曰本朝乾隆嘉慶以來最盛至今未艾遠勝明人
矣

誠曰今楊君方君長于金石其學孰優比之貴邦上等
之人其品若何

張曰楊君所長在金石目錄在敝邦亦為上中方君詞章
勝於楊兼精本朝掌故然第以金石而論方精於金楊
精於石也一博而不雅一博雅而未極其至也博雅二字
博可涉獵而至雅非工深養到不可也

誠曰姚翁桐城之人方望溪劉海峯皆同鄉三人孰優
張曰海峯姚之師也然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誠曰桐城之祖即海峯乎

張曰方學歸震川本朝宗派始於方而方為桐城人

劉姚繼之故曰桐城派

誠曰尊大人廉卿先生文師何人

張曰桐城文宗甚正然才力不甚雄強故曾文正公由桐城而上溯以至於八家史漢功雖不如姚先生之邃而氣象勝之家大人亦在姚曾之間

誠曰尊大人及見姚先生乎

張曰姚乾隆時生嘉慶時死姚之身子有名梅曾亮者家大人壯年見之

誠曰貴朝文則正宗有諸名家未知詩家正葩以何人為宗

張曰詩之正宗有兩說有以王漢洋為正宗者有以姚先生為正宗者然詩家可傳多於文故自至今日言人殊耳詩文家張之詞書目答問見載之然張長於經學及據其論考據甚富論詩文未必盡當身

誠曰張之詞愈越孰長

張曰張勝於俞遠矣張多心得故也此論鄙邦人或恐有不謂然者蓋張之學為已而俞之學務外為人故人多稱之耳張所謂闇然而日章也

誠曰張所謂君子之人也身數幾今官何職

張曰山西巡撫身不及第但恐亦不免少有書生氣

誠曰尊大人前應李中堂之聘赴天津分在何處

即為著賓客

張曰直隸總督向駐保定乃真省城也後因各國通商始改駐天津而河水時則總督返保定家大人應聘乃為師非為幕故在省城然每年必數至天津即古所謂客卿也名曰山長又名曰掌教山長有大小縣有之府有之省亦有之居直隸者為長

誠曰山長之名出何義

張曰泰山北斗使人景仰之義此等入皆薄官而不為者也

誠曰貴邦文明之國自古有如此之人朝廷能容待之而全其人誠可謂妙

張曰即古人養賢之義

誠曰中堂學問深淺如何

張曰中堂不長於學問文章然亦不陋也

誠曰尊大人如為其師則教中堂乎抑教其師弟

張曰師者非教讀在一省則為一省官紳之表率在直隸則為畿輔之表率在官者有事則就問焉也

誠曰黎公使文章想當成卷帙

張曰文頗不少但為散漫未成卷帙如其教則一二百

之間

誠曰尊人之作其數幾許

張曰已刻者不多未刻者尚有一二百以非自刻乃門人
就其所敏者刻之故耳

誠曰彭玉麟先生與曾國荃先生皆屬武人如其詩文
如荷

張曰彭魯二君皆能詩文頗不惡但功未深耳

誠曰有刻集乎

張曰有零刻詩編無全集刻本

誠曰文事我博聞武事孰優

張曰曾行九壯年大有武功今稍衰矣彭則有老當
益壯之雄

誠曰李中堂幕賓有成盛名藉甚曰何

張曰前有著者曰吳汝綸現已往為冀州之牧
今在幕者以薛福成為最

誠曰所用幕賓幾名所費俸金幾許

張曰其可以名幕者不及十人每人洋銀二三百枚

誠曰薛氏有經濟之才又有學問文章乎

張曰薛君經濟文章有兼長惟書法則甚劣耳
誠曰貴邦今有八旗百萬之兵若一朝改革兵制授
以西洋器械精良者訓練之以西洋之法不出數年
當有冠絕東洋之日今法兵犯東京此非好機會之

到者乎。雖然兵凶器也。不可妄動。但法兵攻擊北寧。或可憤發之時乎。如何。

張曰。清法戰事。恐必不免。但臣民皆樂聞之。

張曰。近雲南兩越督撫皆戰士也。

誠曰。其姓名如何。

張曰。雲南總督岑名毓。英年壯而勇。真武人。不知文。

雲南巡撫唐名炯。由團練出身。亦老將才。廣西巡撫徐

為廷旭。左公舊部。而廣總督張名樹。薛李公舊部。

又有彭公生。鎮之。此五人皆身經百戰者也。

誠曰。清法果開戰。而國破和好。猶在迤。

張曰。不攻各口。清海。法不撤使。則難戰於安南。倘外戰而

內歡也。但今日難戰於安。倘與清戰。蓋安南有清兵

也。

誠曰。法兵攻北寧。若陷。則即開仗乎。法不攻海口。不

撤使。則猶保平和乎。

張曰。蓋此次法為禍。始故始終皆在法。必法先而我後

也。

誠曰。今法伐安南。不得志。則必以海軍來攻海口。不知第

一番來何處。

張曰。以外國戰事。例言之。則首攻天津。然法入於

清恐廣東亦不免矣。

誠曰僕亦同業天津同治以來想兵備屬堅固法之海軍與法無據食糧石炭之處故攻安南而先據廣東無疑。

張曰廣東士氣百倍今又得彭公鎮之以人事論之自守固有餘也。

誠曰瓊州之地非敵衝守。

張曰瓊州雖懸海中然彭公布置頗周密且敵邦難陸軍勝於海軍而海軍亦能自守也。

誠曰今貴州開戰歐洲情形如何。

張曰英國商故不願聞然亦中立。

誠曰德國如何。

張曰亦中立此公法也。

誠曰去年來法廷之舉動頗輕躁兵氣亦似不安息。

張曰清之策惟自久困之身。

誠曰清遠海運兵餉必疲。

張曰現在廣東用廣兵雲南用雲南兵故清雖久而不疲雖敗可復振也。

誠曰蓋法廷^{カシマ}死後之統御人。

張曰法人素性好大喜功如拿破侖第一第三皆然。

近來左之動靜如何

張曰左之所據財力有餘規模已備

誠曰李中堂近況有報乎昨今形情如何

張曰天津之固朝廷已添派吳君濬卿率吉林兵輔之

以助李本係東三省防俄大臣因有法事調回吉林

黑龍江盛京為三省即滿洲也

誠曰滿洲以騎兵為壯勇果然乎

張曰騎兵以滿洲為最若綠營八旗步兵則國初為

勁旅以後不可恃然朝廷亦不恃之耳吳公所率步

兵非旗人乃淮勇也

誠曰黎君於貴邦所最親且謀者有何友

張曰前在李相幕中之吳汝綸及今之節幕皆為

至友若歸田之老草野之儒則尚有

誠曰若前戰僕從吾兄往貴邦觀其戰狀

張曰以安南而論恐已不免矣先生枉一來予借倚

軾縱觀誠妙願莫虛其言

誠曰越匪之亂尊大人家眷皆在何處

張曰本地湖北縣乃武昌東坡曾留五年

誠曰坡集所謂武昌樊口山絕處東坡先生留五年

張曰樊口魚美為故邦之最湖北內有大湖數百里水

清如鏡由樊口出其流急而清故魚美

誠曰魚即鱸魚字

張曰松江鱸魚有名無實武昌魚名稱其實俗名鮓魚即詩經之所謂鮓魚

誠曰所謂鮓魚類尾者矣

張曰然其形薄而濶有兩種有形方者稍大味稍遜色稍赤小者形稍長最大不過二斤色稍白味最美葦菜鱸魚皆有名無實蓋古人李張之詞

誠曰不唯李張之詞蓋其鄉人在他鄉思其鄉味者武昌鮓魚恨世人未知之先生宜賦一詩

張曰古人已有詩東坡云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笋香即此也在武昌對江

誠曰佳句後人不能及即此竹娥皇之班竹字

張曰否娥皇之班竹湖南洞庭之邊非湖北也

誠曰武昌城晉代之所築字

張曰三國之吳曾都武昌不久以民不欲居武昌故還都金陵其民有詩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即是也建業即金陵石頭城

誠曰大川以揚子江為最字

張曰大川以黃河為最揚子江次之自新疆出長城又

入陝西經河南南至山東入海西人曾云黃河水歐洲無之蓋歐洲雖大而平黃河奇而險氣船不可行漢軍不敢穿其下

誠曰聞揚子江勝未聞黃河之奇想奇險人未能多行故也

張曰以其不便行船故不著名較江稍大而長倍之春間冰解堆積如山順流而下船遇之立碎東坡詩云黃河之水天上來即是

誠曰黃河舟行耳所未聞

張曰黃河又長又曲又大渡河者無行河者有魚又不

美其水道變幻無常或忽焉由此忽焉由彼或忽淺忽深無定

誠曰貴邦大國也若有世變必生偉人但恐有人乘外難以起內亂未知前途如何

張曰前事皆然若今上年長能如聖祖康熙高宗乾隆則大妙矣當今之世非秦皇漢武不可也

誠曰康乾二帝實出于古聖王之上出于滿洲而擴邦土十倍前代而行三代之政希世之英主也

張曰秦皇漢武齊儒所譏今日始知其不謬也
誠曰信儒云霸兵黷武當今之世有為如此而皆可一統

字內

張曰漢武窮兵始有昭宣成百餘年之太平本朝腐儒皆非秦皇漢武而聖祖乃曰秦皇漢武英君也其識誠卓矣朱子書序文聖祖為之有此語

誠曰前日囑黎公呈拙著於中堂李公黎曰已達李家他日以此好誼欲獲李公七女吾兄幸商之

張曰此有事之秋李公恐無暇及此事稍平當周旋誠曰李公令子幾何

張曰有一長者精通西文少者非常聰慧但別有一級者乃無用之物耳

誠曰先生兄弟姊妹有幾人

張曰弟一人姊妹五人

誠曰雞茅廬無可觀請今後屢辱枉顧

張曰有暇可時拜趨候教

誠曰敝曆二月三日當立春貴曆之人日也僕於此宅招姚陳董三君以為小酌吾兄有暇則來酌如何願告此意三君

張曰敬當如命今天晚矣謹謝去

十七年

二月九日訪清公使館書記姚文棟筆談

姚曰何公使往臺灣恐其有海外之行亦不可知

誠曰此事始知之何公使自有一信曰十月之初往福建海外果
往何國

姚曰臺灣即福建福建橋云東山道臺灣橋云羽州蓋羽州乃
東山道之地臺灣乃福建之地也然屬於福建枕小笠原隸東
京府臺灣在吾海外辦理船政而往恐留福建三年

誠曰臺灣係海中想當海防嚴密而船政之事以彼地難運用
果妙

姚曰今日得一信知法蘭西犯吾軍吾軍始與開戰倭敗誘

二月二十九日東京新聞
 黑旗兵の捷報
 昨日到達せる字林滬報云
 香港維新日報云昨日昨蘇
 芝下船より越南の信を傳來
 せり去月臘月廿一日(二十音)
 佛人楊采也等兵二千餘人
 此處に逃遷す内地に遁入り
 約五千里あり大原鎮に到り
 向山西賊に託頼せしむ此鎮に
 北寧より尚八十里の遙きあり
 劉提督討撃す提督早に臨坑
 ヲ設け埋伏を爲し戰り突片
 時劉軍併敗し佛兵ヲ深入せし
 佛人の衆は後を以て再々復讐
 すべし楊の意は劉提督の
 計に隨ひて其の陷坑に躍り而後
 兵四起して追殺す是後ヤ
 佛兵の斃者許すに不詳餘は皆

鳥獸ノ如ク散亂し佛人々々
 千是に於て敢て後を以て楊に
 信は正月十六日及び昨日日本報に
 此所相符合する前傳の戰地即
 此北寧より稍異同あり過すは
 此佛軍の敗ぬるに標し見
 たり

之深入待其鎗彈已罄而伏兵四出圍之揮刀練鎗不用洋
 鎗火砲逢敵便殺法之各種兵共萬二千人今歸時只存二
 千餘人然新聞紙未知其詳只云吾軍敗北乃其先併敗事
 也
 誠曰何新聞
 楊曰梁譯官所譯西洋新聞
 誠曰法兵即犯北寧乎
 楊曰美國兵船自安南西貢東送此信未明何地想是北寧
 誠曰北寧一戰各國人企望之今得此告報如我同洲舉一大
 白旗

此日橫濱商人接廣東來信亦相同想非尋常數日間當必見新
 聞
 又曰法人恃鎗砲今誘之深入彼火藥竭而我以短兵刀矛接
 之彼不能關故比皆被殺
 誠曰先師獲堂之作此西洋器械新行邦人廢舊法時
 自吾軍用氣成不勝如勝覺生輕一鋒未接人先
 怠多賴迂儒知彼明
 斫人如草不待揮尺短寸長藏機夷嶮場殊
 成敗決休言今是吉皆非
 吾藩用洋砲之際徒有如此詩如讀今日之業談

五五 月 廿

姚曰先見之明可請兄錄作一詩話
又曰接我軍將來信云西洋陣方而無變化初來甚
猛耐其猛可出奇賊又西洋身長大砲火鎗彈丸錫
則其人無異木偶黑旗屬以寡勝衆皆明此訣也因譏
貴邦東所長而學彼為非計此其言誠有味
又曰此國事亦不可以業談示人

明治十七年二月十日宮島誠一郎



七月十九日夜姚文棟譯官某來談

誠 曰來俗兒為久候黎大人好否

姚 黎大人起居甚好近將有避暑之游

誠 向何處

姚 或是伊香保然未定所向

誠 予亦將遊山

姚 月有榭間出今又一年矣

誠 然而復又偶然來訪大妙今夕家人出家予

楊覺岑寂先生幸到張燈慰雅意

姚 弟今年浴處不在築地相近海水室午後曾到彼

處藍君云嘗於此遇先生

誠然

誠聞法艦向天津此事屬和後舟擾有確信否

此郎松之戰大約已確法艦至旅順口我軍阻其進

坡云勿阻未為和議然至大沽我軍又阻之此得之

新聞也

恐戰事遂成今新放臺灣督兵大臣劉公為極

將其部下兵不減黑旗也

誠名何今官何

此銘傳帶兵提督

此功前頗著戰功

誠於何年著戰功

此建大功於南京

誠郎松之戰自彼來此及其責償金李中堂曰此事

自法為始余不知所為信否如何

此雖無官報然新聞紙皆道之必非誣也

誠渠輕侮亦甚特所希一戰辭償金耳至其勝敗

亦天也

此舊將多願戰惟中堂意欲和之故前曾議約然

恐中堂人亦難主此事

誠貴邦今日之大局不有戰則恐人心難平

此西粵之民猶貴邦昔日之長門也

誠情形洵同此乃貴邦一新之秋也

此岑制軍潘中丞諸軍皆有捷報今老將已有

到邊者

誠邊指何地

此據新聞言法軍同時犯黑旗境又犯雲貴

廣各營我軍皆迎戰獲勝

彼以為我定和議則軍頭懈故潛襲不知有老

將軍到彼也

誠老將何人

此鮑名超号春霆与劉銘傳等輩皆久戰著

名老將也其餘尚多前南京之戰鮑劉之功也

誠今兩國破和法艦第一着手改何海口福建守

廣東守

此外洋新聞言若不得贖金則以福州為抵押然福

州豈全不設防者何言是也

誠舊公使何公之近况如何

此大有聲績司造船廠

誠片回再厄指即私事何公想慷慨扼腕

姚何公雖又臣然造船事極認真

今鐵路及海軍皆有創始之議十年以後當有可觀倉卒間當難制全勝也前因俄事而成電線今因法事而議鐵路海軍敵國外患未始非邦家之福也

姚誠此外惠昂醫國之痼疾真藥石也

姚貴邦海陸軍操練之法載於何書今明其事者為誰

姚誠此事未清海陸將官想熟此事

斥敵邦軍艦不惜一洋人而善操練之每艦有

長能指揮之時遠洋航去蓋十年來及此

姚海軍有名者以楊本為最

姚誠現存有名者仁禮中將也

姚川村何如

姚誠獲從艦隊指揮將校自非川村他人決不能也

姚誠然則川村將將之才中牟田素有戰績者乎

誠中牟田曾為一軍艦將箱館之戰攻賊將楊本

以砲艦轟擊中牟田火藥庫破裂艦飛于空
中士卒多入海死中牟田亦入海水卒不死今且

為團樂笑談，不思議之事也。

此吉井君近聯得吉音可賀。

誠任官內前日賜伯對。七月七日

此今鐵道長為何人。

誠未有長。

此吉井君勳績如何。

誠維新功臣，又曾於薩州擊英艦。

此大山西鄉二人，舊皆戰績名。

誠戊辰之役，皆從甲地知吉井等老將，大有戰功。

者薩海擊退英艦，皆伊地知吉井等之力。

貴邦今殺兵十萬，必破法軍，不使渠東犯。想

老將等必有驚目之舉。此亞洲之大業。

此若真決裂，則老將等可出矣。尚中朝持兩端

之議，仍難得力。何者牽制身之病也。

然則制勝之術，仍在邊地。若海見防守而已。

何也。海而得勝，實無得地之益。故要不予之

必戰也。

誠亞洲之形勢，未請掃艦，而又無軍艦，足以供海

戰。今日之勢，防守當然。

此陸地得寸則寸，得尺則尺。海面爭益無益。

誠 德國所造之軍艦皆來貴邦否

此 新報云該艦等現已駛來貴邦

誠 彭玉麟先生近况請示

此 彭公保現在粵東辦海防頗稱得力彭公
疏曾見之否

誠 曾閱新報見之此公頗熟於戰事想貴國之
干城

此 張佩倫建海軍之議亦載新報先生必讀之
是其識否

誠 未一見其識

誠 吳大澂君何若人

此 江蘇人與我同鄉唯吳氏之蘇州我上海昔吳地蘇
州去上海約程二百里

此 近日貴邦賞賜五爵者甚夥此舉緣何而致
誠 吾邦亦有餘身有公卿京師官家大名魏之疏維新之功

發官家門流又詳諸侯封建遊建郡縣之制以
使舊公武之家賜華族之哀秋末往東京所謂
華族者皆是數千百年功勳闕國吾邦曾無五
等爵設古以位階定等級貴邦三國時我
邦始遣使此時貴邦已變夏周三代封建為

秦漢以後之郡縣我朝做此制以定郡縣二千
年曾不變自王室衰武門執權以來遂遵德川
定霸府于江戶封內外大小為三百餘家于諸國負
藩屏之位却似做周之封建者自百方到三十萬
自三千方到十萬石自十萬石到一萬石分為署
而設大中納言中將參議四品五位以為官爵定其
品級雖新時廢故方戶更設五爵尊其家格
且勵其勤功于國者列華族帝國之制自然不
得止矣

必近日貴邦又許立功後始入華族頗與敝國始

入旗籍之法相似

誠貴邦三代時封建我國古代却是郡縣及武
門執權其制却似三代可稱妙貴邦秦以來遂

無封建之形

必貴邦古國造亦封建也後改國司稱郡縣武門
時乃將軍封其私人非出王家之意則與三代不
同橋頂羽之封諸侯也秦以後漢亦封功臣子弟
為列侯錯於郡縣之中橋貴邦明治初年有
藩有府縣也

必前鹿島館貴婦人慈善會先生曾姓宗

誠空藥不能往

姚弟買物三日皆到

誠兄亦海外之慈善者

姚所謂成人之美者也大山丈人真善為買者
此項亦涼而乘時已久攪擾多為辭

右問答頗有關係今日時態時偶谷子慨來談清
回事因抄錄以供參考

甲申七年九月四日 養浩堂主人

七月二十七日贈黎公使

俗兒欠拜候請恕大暑日加想貴體安和飲杯至渴
此際有暇否向請評閱惡詩今有所用特希惠而為時
大手力取答尚被批下則何喜如謹獻洋酒三瓶以祝暑
中健康即頌黎大人閣下台祉

黎氏回春

尊稿置案頭日久竟不忘記早間奉牙教始檢出一讀
略加評騭未識有當雅意否遲三日即往伊香一游
暑熱正甚未能走譚惟防攝不宜辱惠多珍受之有
愧謝

六月七日

宮島栗香先生執事黎庶昌再拜

八月二十九日贈黎庶昌

前接尊書知閣下有伊香之遊而予亦追蹤聞閣下已
慨然自失留洛旬日始歸此遊無甚興事山中猶且有
慨世之嘆遂不賦一詩想閣下此際執掌勞煩稍得
當趨頌大教也千萬為珍重自愛即黎大入閣下台祺
再白燕福一綴辱賜評閱二精當實服其巨眼如火照
破曠瞻茲世手不謝

黎氏回信

大教頌卷近日因我國与法人開戰比前羞北興趣亦減

福州馬尾之攻擊

執事欲來面談且俟稍暇何如得頃七月初九日

宮島栗香先生台祺 黎庶昌再拜

此ヨリ先キ諒山戰鬪償金談判モ於上海遂ニ清佛西大
臣曾國荃ノ間ニ調和セス八月吾ヨリ以佛艦五艘ヲ以テ臺灣
ニ向テ鷄籠ヲ砲撃シテ之ヲ占取セリ同日佛公使ヨリ公然清
大臣ニ通達シテ尚フ其償金ヲ要求シテ已マス尤モ其身戚拂ハ承諾
スヘキモ皆濟美鷄籠ヲ占取シ撤當ト為スル曾國荃ヨリ
其旨ヲ總理衙門ニ電報シ其指令ラレシニ清廷之拒弁ス
其時臺灣提督劉銘傳部下ニ令テ鷄籠上陸ノ佛兵ヲ
迎撃シテ再以此地ヲ取返シ佛艦直ニ臺灣ヲ去リ福州港ニ

集合し頗る危険の形勢ヲ出現セリ即チ孤拔提督ハ艦隊ヲ以
清國軍艦ヲ圍繞セリ^{十三日}總理衙門ハ佛軍ヲ得^て鷄籠^ヲ及
取^ル頭^ノ馬國^ノ法^ニ度^リ所^ニ為^ル強^ク辯^駁清國政府飽
^ク迄^モ佛國^ノ要求^ハ抵抗^スル^ハ決^心ヲ^公布^シ其^後清佛全權^ノ談
判^モ中止^シ海^ヲリ^テ十八日^ニ到^リ曾^大臣^ハ午^時陳^寶琛^ハ共^ニ吳
淞^ノ砲台^ヲ巡^視七^時半^ニ汽^船ヲ^搭シ上海^ヲ去^リ南京^ニ歸^リタリ
且^過來^{天津}出張^ノ總理衙門^西大臣^錫珍^同廖^壽恒^モ同時^ニ
引^キ揚^々北京^ニ歸^リ最早^平和^終局^ヲ望^ミシ然^レニ二十日^ニ
到^リ清佛談判^ハ破裂^{セリ}十九日^佛公使^ハ總理衙門^ニ北京^ニ於
テ公文^ヲ通^シ早^八時間^ニ我^ノ要求^ヲ承諾^セキ^ニ於^テ通行^券ヲ申

請^クテ^中止^シ之^ニ二十日^{午後}三^時北京^ヲ引^キ上^テ國旗^ヲ引^キ即^チ
バ^シ全^權公使^モ上海^ヲ引^キ上^テ國旗^ヲ即^チ佛艦^ヲ棄^リ移^リ
福州^ニ向^フ佛國軍艦^五艘^ハ清軍艦^十艘^ニ敵^對提督
孤拔^{ヨリ}二十^三日^ヲ以^テ福州^ヲ轟^撃ス^レト^ハバ^シ公使^ハ電^通シ同日
^{或^ハ午後}二十^時馬尾^ニ於^テ開^戦セリ最^モ清艦揚^武號^ヲ轟^破シ實^テ
七^艘ヲ^打沈^メ更^ニ造船場^ヲ砲^撃シ之^ヲ破^碎セリ其^砲擊^時間
三^時間^ヲ過^シ清艦^閩江^ニ溯^ク去^リ其^後佛國艦隊^ハ造船
局^ヲ砲^撃シ金^皮砲台^ヲ砲^撃シ而^シ福州^ノ地^ヲ去^リ向^フ處^不
知^ニ十八日^{北京}政府^上諭^ヲ發^シ國人^ニ公^布セリ佛國條約^ニ違
背^シ將^校ヲ^以指揮^ス所^ノ戰^ヲ始^メリ因^テ何^レ港^ニシ^テ佛艦

入港ルヲシテ、總督巡撫、於之ヲ攻撃シ、真要處、出兵スベシ、
黑旗黨劉永福ヲ提督シ、任シ、是ニ佛兵、占取テ東京及
内、各所ヲ恢復スルヲ命ス、尤外國人并佛國人ハ均シク地方官及
統兵官、於之ヲ保護シ、為ス、且國人、於之決シ、騷擾ノ
舉ヲ為スヘキトシ、皆ヲ諭ス。

九月三日訪公使館黎無昌譯官梁殿勳通譯

ニ及テ黎公使言語尤、如シ

伊香保遊洛後箱根、遊ハ月三十一日ニ大風、只一日金山ヲ熱海ニ到
リ、其危險言フス、幸ニ無難ニ歸京ス、最少ニ遊洛ヲ欲
ス、故國開戦ノ電報、因テ俄、箱根ヲ辭去セリ、今般開戦ノ

事ハ此ニテ度、詳語ノ通リ、實ニ據ナキ場合、立到リ、去テ得、
シ開戦リ、吾輩東京ノ事件ハ法國最初、無理、無理、重
子、刺ス、諒山ノ事、到リ、實ニ意外ニ出テ、素ヲ天津和約ノ
件モ我兵引拂、一事ハ何日、日期、事モ之、且此豫約
モ未ダ法國大統領、鈴可セ、内ニ佛將言ハル兵ヲ率ヒ、撤兵、
催促、切迫セリ、一切其意ヲ辭セ、任方ナリ、此事熟考
ス、東京出先、法將一箇、渠等、出シ、知ルハ、如何ス、
一昨年来、吾輩地方、費シ、金類、莫大ニ、今更償金、
天津結約行ハ、候テ、以後東京ヲ保護、有、名無、
逆モ、差引、不相立、去、逆、吾輩政府、内地騷擾、其、

費ヲ出ス、カナシ、即松事件ハ彼事ヲ起シ難題ノ基
リ作ルヲ改メ不可量、固ク清廷ニ於テハ一旦天津條約ニ相濟
シ候ハ、縱令法國ヲ如何様ニ強談ヲ為スモ、此等事ヲ起
ス可成丈ク忍耐ノ覺悟ニモ國民ノ人氣ハ全國憤興シ、此
即松戰鬪ノ為ニ償金ノ解^出一錢モ出ス能ハス、若シ之
反シテ軍費支出ノ御用ニテ負代限ニ相成ルモ、差^出ヘトノ
勢ニ相成、實ニ今度ハ民氣鎮靜ハ相成リ難キ場合ニ法
軍俄然、台灣基隆、包^砲擊^ヲ始メ、侯仕合^ニ此到テ民心
ノ動靜ハ拘ラス、國體面對テ、默^過相成リ、難^シ、開戦
相成リ、此度ハ各省其支度、取^リ掛^リ實^ニ全國軍務、保

之勢ニ相運^シ、電信^機二三省、右設セリ、但シ沿海、砲臺、
皆舊式ニ未^ク莫^ク洋式、非^ス、仍^テ其砲臺ノ建築モ、
片^ノ回^リ、重^ク、其^ノ構^造、其^ノ大^ニ、破壞セ^ル、何故^ニ其^ノ損^傷、
ハ何故^ニト^シ、其^ノ構^造、再^度、建^築、着^手、必^ズ有
大^ニ、好^ク、經^テ、相^成、雲^南、廣^西、進^軍、未^ク、公^報
モ之^ノ、此^レ、後^ニ、如^ク、運^動、為^ス、豫^知、ス、ハ、但^シ、今^レ、般^ニ、法^國
ノ狂^暴、凡^ソ、世^ノ、中^ニ、其^ノ、無^理、ノ、覺^知、ス、其^ノ、開^戦、於^テ、必^ズ
各國局外、觀^ル、為^ス、論^ヲ、待^タ、都^官、先^年、已^チ、黎^ニ、年^ノ
駐^劄、時^ニ、彼^ノ、内^閣、ノ、熟^ク、觀^ル、二^ノ、月^ノ、安^靜、事^ヲ、黨^論
輾^轉、過^シ、至^テ、國^報、論^ヲ、非^ニ、遊^ハ、マ^ケ、相^成、東^方、ハ

編り家後ハ其實際精神ハ幾許ナル曠日持久ノ内ニ
其術計モ分明ナルシ全體鷄籠ヲ占取シ賞金ヲ責シモ
シ彼地モ占有不成再ハ内地ニ向テ暴挙ヲ試シモ又福州
ノ船廠モ手ニ入ラス而シテ後何地ニ數艦ヲ可置ヤ其方向ハ
迷フ必ス此處本國ノ一形勢日アルニ實ハ此度ノ舉動ハ
前後輕躁亮々任人思ハシ侮慢モ不甚シ之為清國人民
ノ憤怒ヲ増ス甚シクハ及及無智ノ輩難ク佛國人ノ
使用ハ供スルモナキ到ル到テ法國ハ歐洲中雖親睦ニ國ハ
實稀ク德國ハ敵國互ニ相容ス英國ハ表面ニ親睦アリ
伊タリヤ伊ハ辛斷澳斯リヤモ悅ハシ唯俄國ハ孤立中原氣

脈ヲ通ス能ハルニ仍テ手ヲ出シテ親睦ス故ハ此度ノ戰爭佛國
ノ勝利ニ相成トキハ歐洲大局ノ勢ハ如何ニ大變リ生ルヤ口
ル可ラス如何ニ影響ヲ來ス置ルハラス事貴國ハ歐米輕侮
ヲ受ケテ國權相立清佛ノ動靜ハ關係ハ之ナク係共
一旦清國敗案ト申ス時ハ少シク貴國モ國權權上ノ障
害ヲ來スヘシ此亦豫知スヘカラスナリ

石甲申十月十日昔於宮中寫了于時佛兵淡水ノ敗
報アリ十月十日午前八時五十二分上海發電
去ル八日佛兵淡水ニ上陸ヲ試シテ追ヒ返セタリ

愚考十月百以後臺灣
 始佛艦二隊分淡水
 鷓鴣灣攻擊之而所
 佛人守之占領之諸新
 聞記載之然淡水之
 如何之致戰事之占領之
 如見之其疑之好也
 此報見之劉銘傳之鷓
 龍東淡水城據
 據守之如見之始
 銘傳之臺灣之到地
 之用之供之無之論之
 鷓鴣灣之口之鷓鴣
 之而度之攻擊之後之銘傳之淡水之守之策之疑之

廈門之電報據之本月十日淡水港於佛軍六百名
 陸戰攻擊之始之清軍三十餘人以防之佛軍進
 擊之能之退之退軍之此役佛軍之死傷六十名
 之提督之引之佛艦之自以來六日之間斷之淡水之砲
 擊之雞籠之佛軍陸行之淡水之進擊之來之自六日
 未明之提督之軍艦七艘八兵士上陸之會戰之企
 之風雨之為其事之果之新事
 十日佛艦隊乘之水兵凡七百八十人計之淡水之上陸之三千
 支即之據守之營所之襲擊之激戰數時間之漲之利之
 退軍之佛兵之死傷七十名内外之新事

之而度之攻擊之後之銘傳之淡水之守之策之疑之

△是固不免其憂
 消之至

○二月一日訪清國前公使黎庶昌送別
 誠曰昨日特枉駕來辭行不堪感荷明辨
 洋軍實情三載相交殊受厚遇所恨
 日月忽未能盡衷情而忍分袂雖然安知序
 日之別非他日之逢唯願履屐中自愛所冀
 為邦有所報是所是望
 黎曰僕未貴國已及三年與貴邦人士熟識
 者不少然如閣下之誠相見可謂深衷者
 殆亦不多此別踴難為懷且業服閣後必
 再出山大約總在海疆一帶以復仍可書

已迫相離近矣
 別在

問往還其道衷曲亦不難也

若通書可付交本署內隨員參贊帶至上

海文報局措寄可必以不過時日稍多耳

誠曰據清語貴州遵義其間中據清語費幾日

黎曰此不能定遲或三月兩月至速不過月餘耳

誠曰此行扶櫬回籍大約在家幾年

黎曰扶櫬回籍例應守制三十七月大約丁亥歲

秋間可出

誠曰僕一游貴邦觀山川之勝交士夫之噴未知何日

遂此願若果遂其願則獲閣下紹介先赴天津

昭李公鴻章此予願也閣下果許否

黎曰閣下欲游貴邦此事并不難

至天津時一見李公僕若在東南必為紹

介李公胸懷磊落定可延接也

黎曰閣下果至我邦須得一通中語者同行則大

善

誠曰賤兒稍知貴邦之語携帶去則或得便宜

而賤兒擬明年可預年到貴邦受學業不知

何何地嚮何人或托張導紙可今在天津乎又

托敝國使署可往在北京乎余以為未一大家

先生^囑兒精學義理有所大益今際閣下辭
訣^時轉^清一書^教訓

黎曰今世兒欲遣往徽邦學業極美舉若但求
精於語言則此責國使館在北京學習甚
便所謂置之莊獄之間也若求精漢學非得
一安善教習從游則未易見功張導岷之老
翁在保定蓮池書院掌教從學亦可但此公似
只能教已成之生徒於世兄似尚未宜當此事
容僕回滬後為閣下審擇一二處再以奉
告何如即在上滬亦無不可也

徽邦大家子弟往延教習在家授讀有相熟
處可以附學

黎曰世兄誦習者何書

誠曰拙兄現行外國語學校習華語誦紅樓夢
其他多以之官話所讀則聖書五經及史漢
黎曰所讀書已不為少惟紅樓夢一書西國人
學中語者多從此書入門然鄙意以為夢話
似不必拘此但要是通行之官便善如紅樓夢
不但是京語且是京中旗員之話學之不善於
談論此事時亦向有合之處也

誠曰然則學官詔別有好書乎

黎曰無書只要擇師口音正者從之即得如海
話蘇州話皆非有極正者

誠曰此事深望于閣下若得一報就良師則直令
賤兒負笈遠行

黎曰此事僕必効力

誠曰閣下若有暇則刊尊集公之于世

黎曰僕於學問一道甚粗淺不敢輒有著述所
字率隨手散去且當歸去讀書數年再謀
也

誠曰何為此謔言閣下補遺事為傳知乎

又曰元田東野復閣下一張直刊之附手卷尾今

贈呈一部同人本欲拜謁乞清書聞憂服而止也
身有再緣請使副彼素志

黎曰元田子者讀其詩甚敬重其人惜以憂故
不獲相見乞為致意異時僕或扁舟至貴國
重游再與唱和焉知非此一段話先情翰墨也

錄也

誠曰明日何點鐘到橫濱

黎曰明日午前十點鐘由此起濱但請閣下幸勿

遠送僕在橫濱理事處尚小有周旋如以為
故人之情必不可却請至小車房別即厚奉
笑

誠曰然則從命

右一綴與裕齋昌純齋臨別一筆誤藏之
匣取以貽子孫

明治十年乙酉二月二十七日抄錄

初尚

朱澤善島榮香於東京

齋平河町私第養浩堂手寫

稱兩國為日中條約
使為昭

○明治十八年一月廿日清國新任公使徐承祖通
辦盧永銘來訪初對面種談話畢執筆
要言如左

徐曰日中兩國人民須彼此相親相敬無詐無虞
此弟之愚見也

誠曰此數語先與徐大人共銘之肺腑以懸之西
國澳門可也將來亞細亞興隆事皆原本
于此

西人者如筆諸學徐公使曰苟以此根原
共確立之則朝鮮事件等磋商細事決不

塔德是足ラスカ

○明治十年一月五日清國前公使黎庶昌有

來翰

新歲伏審起居佳勝為慰昨有事未獲晤譚
明日如有暇望移玉見過于前午後均可此致

栗香先生台鑒

副黎庶昌存摺

正月廿日

二月六日訪黎庶昌筆談

誠向聞有奇事想閣下客中遭此大喪其慟
哭如何哉特希此際因禮制哀摺養無慢為
知家盡誠今日得者實是大幸

黎曰僕自遭大故本意即時奔喪旋因奉旨
候新任到再交卸及至徐任到來續又有旨令
暫留未能作速歸國中情猶迫莫知為計

黎曰閣下曾見過新公使否

誠曰曾訪徐公使在杜館何料昨日殺托下東始得相

見此公向在美國亦能通氣外情誠是西國事福也

黎曰徐公在國三年不但通外情兼通英德此

來誠西國之福將來辦事必能協和交誼勝僕

多矣

誠曰閣下已為其始而此公續其後益見交誼親密

黎曰承過將不教當

誠曰閣下歸國然三年喪期從事之官職何可得

謝字

黎曰僕歸國後應回籍候終制再出後來之官職實

不能知

誠曰自此西國之事不堪善者何公使不坐羅

福州之厄不能辦當事閣下今又遭大喪速回貴

籍目前之事故唯有新任徐公使一人而耳此何

之不幸也

黎曰徐公通達世務必能使西國友誼有加僕等

林不料未知如何
了尚

僕與閣下交久且厚心事
相知有如白玉今日之事
生花不料未知如何惟我
與閣下無一毫疑念惟願
從此以後使兩國政府相
信有如兩人之心則於親睦
何有是可得傳不可言也

雖去無傷也

誠曰僕與閣下交久且厚心事相識實非鮮淺
日事發生前准我與閣下無一毫疑念爾後所
願使兩國政府如兩人之心則何喜過是
不可言也 相信有 事皆不憂

務曰此次朝鮮事兩國兵勇互闕均非意料所及
我政府毫無疑念生即派員查辦此案
云云亦奉有和衷商辦迅速了結諭旨任
此奉公查辦則此事似不足憂特未知者政
府意見如何耳

誠曰僕雖未能明知我政府之意此次朝鮮之
事責政府已秉公查辦則我政府亦意決不
執私意也 是定為憂也如何

此時米公使已來訪云爾公使之面會亦
務曰米公使要見請稍待

相待一時間計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黎公使在貴國三年雅意欲效三國時之鄧芝
合和蜀吳二國借僅有端記能志如願此
次朝事以易了者要者左如願此
耳貴國本誌事鮮以獨立而又越地駐兵非朝人

所○心○眼○之○私○見○以○為○責○國○以○為○應○子○不○涉○事
 我○國○之○實○情○如○此○則○三○國○合○和○誠○東
 方○萬○也○不○貸○之○利○也○未○知○尊○意○以○為○如○何
 誠○曰○誠○然○朝○拜○事○兩○國○已○派○大○員○相○在○東○亞
 結○後○事○特○願○閣○下○與○我○政○府○謀○以○建○事
 後○大○計○何○我○等○始○有○規
 黎○曰○此○不○過○西○人○私○談○幸○勿○與○外○人○見○則○可
 誠○曰○法○國○之○地○力○迫○况○有○備○乎
 黎○曰○此○事○西○邊○俱○成○驕○虎○究○未○知○如○何○結○局
 誠○曰○此○十○年○東○方○實○當○個○兀○一○事○未○終○又○忽○生○一
 事○之○機

事○而○皆○出○意○料○外○當○路○諸○公○苦○心○可○痛○察○特
 希○為○函○國○繕○修○破○綻○是○勉
 黎○曰○僕○私○心○甚○願○如○此○但○望○西○國○政○府○亦○同○此○意○則
 則○善○矣

以上一月六日之筆談

二月七日黎公自來翰
 昨日筆譚此不過我西人至好之私言千萬藏
 之於心不必示人為幸此致
 梁先生閣下副
 黎庶昌再拜

土月廿百

。即答

私言固不與公事關涉。筆譚深藏於匣底。幸勿勞力尊慮。此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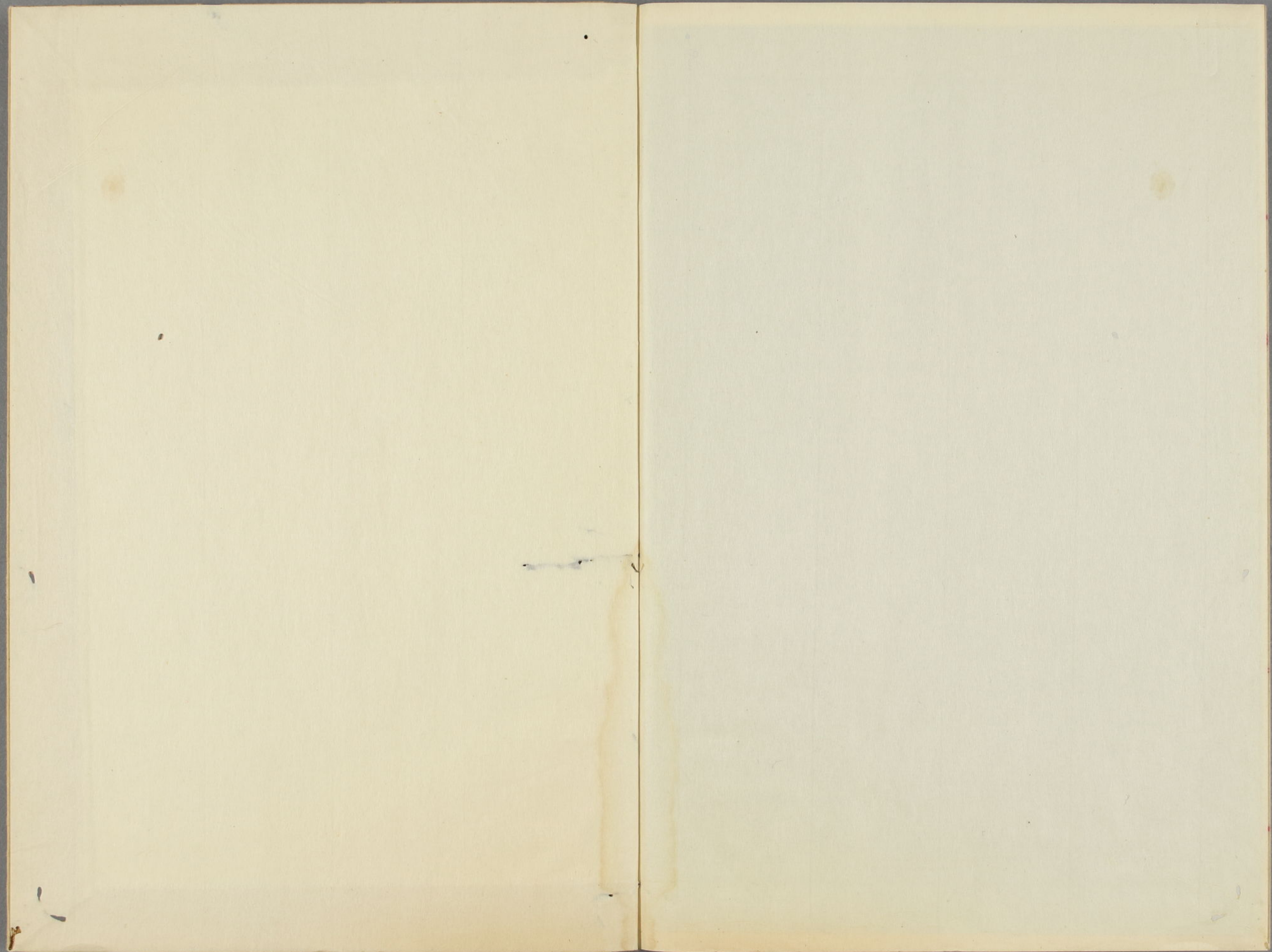
燕齋先生閣下 一月七日 誠即再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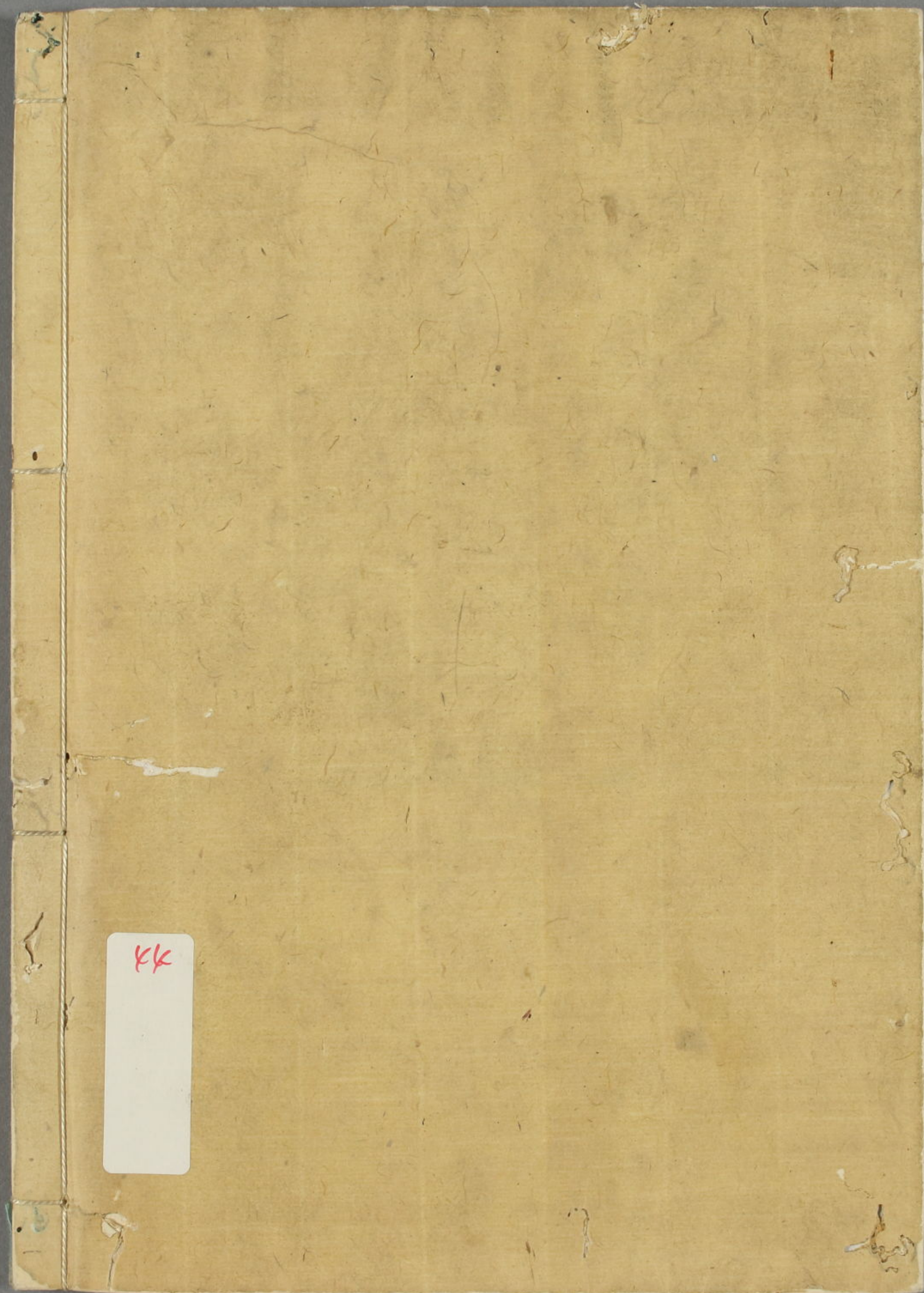
二月三十日清國前公使黎庶昌丁憂中
着喪服束紼行曰明後日辭東京去

黎曰僕後日回國在此三年與閣下交誼至厚
特來奉辭

誠曰丁憂中送別實不為情本擬張別宴表
別情而閣下大喪時故不舉行誠屬忍卒
黯然極

黎曰憂服中不能赴燕但閣下盛情僕已心領
矣





KK